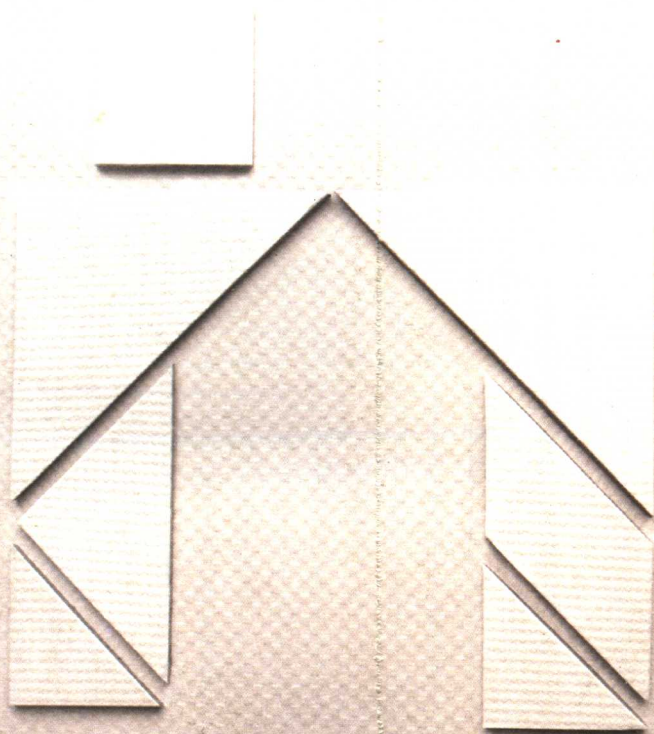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



张志扬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

张志扬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

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

张志扬 著

责任编辑 方红玫 沈志宏 责任校对 徐 栩 封面设计 林家阳 鲁普及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48000

印 数 1—3100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2619-9/B·4

定 价 2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书简介：

本书分为上下篇：上篇是对西方现代哲学的习得；下篇是对西方文学艺术的阅读。两者几乎是语言与语境、对象与活动的关系。一种“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正是作者回归“现代汉语言”之路的不懈努力的写照，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类人的某一种求学记实：“个人的真实性及其限度”，一个几近悖论式的生存两难。

作者简介：

张志扬，1940年生。现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教授，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著有：《渎神的节日》（1992）、《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1994）、《缺席的权利》（1996）、《禁止与引诱》（1999）、《创伤记忆》（1999）、《语言空间》（2000）、《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2000）、《偶在论者的觅踪》（2003）等。

总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说它只配用来与马讲话。其时为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而初创德语——诗人海涅说，路德把《圣经》译成了“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意志在欧洲常被称为“中央之国”(das Land der Mitte)，至少在文化学术上这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了一个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语和法语，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德国竟是当今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看来这个德意志最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了：既会“摹仿”又会“创造”。而这个理想自然也可以意味着：不会“摹仿”亦不会“创造”。先生还说：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

我们设计的《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宗旨正在于体现鲁迅先生的理想：摹仿与创造并举。丛书相应地分为“译作”与“著作”两个系列，此外加上《德意志思想评论》。只要好书好文，门类大可不限，但大抵以诗(学)与哲学为重——也算应了洪堡老人的教诲：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永恒成果，首推诗与哲学。

丛书名目上标以“同济”两字，固然是为了彰显吾校与德国、德语、德意志文化之历史渊源，但也决不划地为牢，而是以此邀请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文化翻译与研究事业。

孙周兴

2003年8月8日于沪上同济

前言：缺席者的漂泊

如果在这个充满语言的世界，人们彼此发现了三种面具：“主述者”、“受听者”、“指涉物”，那么，我好像即使在主述的时候也脱不下“受听者”的面具。不，它对我简直就是一种心理残缺，一种令我不堪其扰的奴性。

例如，“我说”，别提我说前的战栗——那真是一种发抖：“我要说了”，“我能说吗”，“我说什么”，“凭什么说”……直到我冲出口，仍是一面抗争地说，一面还恐惧地听：听我说，听我说的言说，听受听者无言的心声，听世界窒息的沉默或漫不经心的喧哗，听上帝的笑……

更不能忍受的，是听另一个我在一旁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冷视。
可我还是说了，要说，像是报复，又像是逃匿。

我实在没有这样的奢望……至少在说时没有这样明确的动机……不，我在撒谎，我早就听出我说的那言语，即使不敢自立门户，也紧张得像被追逼的兔子，慌不迭投一家之门，眼巴巴登堂入室，以争一席之地……只是，每每落了空。

别误会，别以为葡萄对我是酸的，我总也够不着，才不得其门而入。别抬举我了。

都怪我的奴性，如果它弱一点，让我只管说去，要在这大千世界的众多门庭中，传一衣钵，俨然大方之家，实在不是难事。

可是我说了，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听的奴性，而且是那样一种最

谦卑的奴性——能听出我的残缺；听出那企图在持存中支撑本体的主体的残缺；甚至听出那试图作为残缺尺度的完满的残缺。有哪一家子门户不在我的听中发现我的缺席？

我无门可入，漂泊无根。

据说，说难免叙事，即使科学的实证，到头来，也终有一叙，否则何以陈述我的发现？我不能枯坐内室重复几个行家听惯了的术语公式，我要面对大庭广众，面对世界历史，于是，总得对我的发现作出事后的陈述，即使以成果的眼光看，略去发现过程中纯属个人的偶然投机，包括个人不得不使用的有限手段，突出强调其史诗般的探寻和必然性的揭示，只有因此而建立了同一性的实体根据，才保证得了个人与国家的权威性，从而沟通世界性的认同基础。

所以，说的叙事性，至少把三个主要特征楔入了意识形态，再说得俏皮一点，楔入了普遍意识的前理解结构。

(1) 取时间之后而得逻辑之先；

(2) 去偶然的差异性而存必然的同一性，以建立逻辑自明的本体根据；

(3) 由此同一性本体转升为权威性价值以昭示天下，认同共识。

好像迄今为止，绝大部分门户虽亭台楼阁有异，但登堂入室的幽径，几乎没有不这么勾连的。

但是，惟命是听——叙事后设的同一性本体是谁许诺的？

时间之后怎么就逻辑之先了？

事实上自休谟以来，时间之后根本就归回不到逻辑之先，这“致命的一跃”是致命的！悬崖下堆满了本体论的残骸：“存在”、“原子”、“理念”、“上帝”、“自我”、“精神”、“意志”、“原欲”、“意识”、“此在”、“语言”……

“太阳从东方升起”的存在陈述，其实体化的主谓结构是设定的，因为它隐去了隐不去的“我看见……”

而“我看见”的“我”，不能在“我思故我在”的误解中借误解了的“持续在场”而走向支撑本体的主体。因为，我免不了死神的“瞬间直观”，以致随时都在的“时间缺口”无情地打断了连续性的桥；我上升不到类，我走不到彼岸，我只是向无限的他者无定向地敞开。即使有“语言”和“自然数”这样的主体间性，能够提供“先验综合判断”或“后验综合判断”，也无济于事，除了它们自身构成自身的限定外，我，归根到底是残缺的。有两层意思：我既不能在规定好的时向上达到彼岸，也不能其实也没有一个我可以在时向上意向的彼岸，时间缺口不仅造成了自我的非连续性的瞬间，也造成了“我”与“思”的非直接性的间断。

反正，我，不得不担当这样的两难：我的真实性其实就是我的界面性，它同时既是我的切入又是我的超出，而超出又难免同时在敞开中遮蔽于无，所以，我本身成为有与无的主体间者。

如果，不确定性、身体性、无意识，是人与他的世界的真实部分，或者为了真实，人必须承担起不确定性的代价，那么，为了确定性、同一性而建立的纯思、纯意识就只能是在假定中悬置、排除真实才还原得了的本质，可是这种本质假定的代价倒真是人们偿还不起的。

我一面在说我的残缺，一面在听：

我知道我的残缺是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完满。换句话说，残缺本身总是以完满为尺度的。

这样岂不是有了皈依。

——为什么？

谁建立了“残缺”一定同“充满”相联系而且还是非如此不可的联系？

A、B之间的联系是一定有的，但A、B之间的非如此不可的联系却是根本没有的。换句话说，联系的必然性丝毫不等于非如此不可联系的必然性。要不，上帝也无自由。因果律已经是一种危险的抽象，还要把因果律变成决定论，就更是代上帝而言的疯狂大胆了。

残缺本是向无限的无中心无时向的敞开，它根本不知道完满为何物。“完满是无数残缺的总和”，这不过是一句自造自设的语言陷阱，它是把无数当做了定数律来通用。

所以，“知有”与“知无”有无限的差别。

知无是连根拔起的无知。

我说了，但没有叙事后设的合法性。

终是不得其门而入的——

缺席与漂泊。

1991. 8. 9

目 录

总序

前言：缺席者的漂泊	(I)
-----------------	-------

上 篇

禁止与引诱

——追问“原罪”之源	(3)
------------------	-------

语义生成：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	(29)
-----------------------	--------

语言空间	(49)
------------	--------

评伽达默尔的萨尔茨堡讲演

——关于艺术现象的人类学基础	(64)
----------------------	--------

论无蔽的瞬息

——兼论诗人哲学家的命运	(89)
--------------------	--------

解释学的边界性

——《伽达默尔译文集》序	(116)
--------------------	---------

是路，还是风？

——《艺术作品的本源》在海德格尔思想转向中的意义	(136)
-----------------------------------	---------

庄子怀疑论与西方怀疑论的差别	(159)
----------------------	---------

在黑格尔《美学》面前

——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对话	(171)
---------------------	---------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思想

- 关于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202)

下 篇

维罗纳晚祷的钟声

- 读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夜行的驿车》…………… (223)

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

- 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有感于个性和天才…………… (228)

生存的两难处境

- 读易卜生《罗斯莫庄》…………… (246)

卡夫卡距离

- 读卡夫卡《城堡》、《法门》、《圣旨》…………… (275)

心灵为何焦灼？

- 读茨威格《心灵的焦灼》…………… (287)

托尔斯泰走了

- 读茨威格《逃向苍天》…………… (301)

视觉与思索

- 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与《放大》…………… (319)

在返回感觉之根的途中

- 解柯尔维尔不可言说的焦虑…………… (330)

拒斥与神秘

- 评谷文达及其解读者…………… (340)

- 评“文化限制”论…………… (349)

- 后记…………… (363)

- 再版“跋”…………… (364)

上 篇

禁止与引诱

——追问“原罪”之源

清晨，耶稣从橄榄山回到迦百农殿堂。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来教训他们。经师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退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么？”妇人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罢，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八章）

引 子 I

这个故事我听得很久了。

刚出山的时候，有位朋友来看我，说了这个圣经中的故事，说完后他问：

“围观的要是中国人呢？”

没等我回答，他就自言自语地：

“只有打和看吧。”

那神情很有点沮丧。

是为打的人和看的人，还是为自己的打和看？

我不仅看过、打过，更多的时候是站在当中，被打、被看。直到我认为我自己有罪了，我还是免不了要去打和看。

法利赛人已经是墨守摩西十戒的伪善者，尚且能知罪而退去，不打、不看，难道我是“反身而诚”，才去打去看的么？

或许，我连法利赛人的伪善都不如，我在欺骗。难道十亿人口，十年动乱，轰轰烈烈在光天化日之下，都在欺骗？

不，他们都是虔诚的信徒，他们都是出于赤热的爱，就像你的信徒在十字军圣战中，为了爱你而血流成河。仇恨的血液是从热爱的肝脏中喷涌而出的，有多少真诚就有多少丑恶。这才是爱的炼狱。

或许，那是你的教会误用了你的意志，他们在普遍的依赖中造成普遍的冲突，又在普遍的冲突中造成普遍的分裂。终于，人们从自身的苦难里抛弃了教会而只让有罪的自身单独同你作秘密的交谈。

我就是这样回到自身的，我只面对着你。

引 子 II

你是谁？

在世界上，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审判？这个人作为个人有审判的权利与尺度吗？

若是个人持着个人的差异作为审判他人的权利与尺度，那么，他同样落在被审判中，由此，他的差异性宁可作为缺陷的根据而期

求宽容与超越，更合理些。

但是，这个人并不自知其为有限的个人，他生下来就获得了“类”的认同。父母、导师、领袖，接踵而至，于是他在宗祠、帮会、集团、教派、政党及其领袖的认同中获得了超出自身有限的普遍性，并视为高于自己存在的本质。

所以，他打人其实不是他打人，是他所属的普遍本质在打人。这样，他既获得了打人的权利与根据，又只有在打人中才能维持这一权利和根据。也就是说，他永远只属于结果而不属于原因。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打，打了才能表现无罪，才能表现本质，才能获得认同的安全感。至于这个本质是否无罪，那是身在其中又守于其中的他所无法直观的，因为他没有可供自己反省的立足地。相反，他的作为结果的打人，早已前定地证明了本质的无罪，也就证明了自己的无罪，从而可能整个地掩饰以至毒化双方共有的罪行。

然而，罪行毕竟是自身缺陷的暴露，它最初以量的形式表现在自我确证的得意之中，却不知正是这个微小的无足轻重的无谓之举使看来幸运的本质遭受了意外的袭击和毁灭，自己掘了自己的坟墓。

于是真相大白。如果你不继续推诿于人，不继续把老是受害的命运交给某一个人的善心去寻求你的新的普遍认同的安全感以自欺，你便蜕去了文化的皮，光秃秃原生生地被逼迫到你的界限上而不得不承受有与无的撕扯。

我无疑是一个缺陷，我的欲望就是匮乏。并知道这匮乏，那是我的意识。因而意识也成为实现欲望的愿望，或者说，意识是惟一知道匮乏的匮乏，即知道自身永无满足的归根到底的虚无。

虚无就是我的有限性的根据，也是我的意识的根据。我之所以作为有限性而存在，仅仅是因为我知道了我的虚无。这知道了虚无的意识，其实就是我的有限性的界限。

至于无限呢？它只能是无，若是有，即无限的有能够无限地